

相貌对个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研究

陈雨露 秦雪征*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2016 年数据，分析了相貌对于个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貌出众的个体其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全部显著高于相貌较佳的个体，而后者则显著高于相貌一般的个体。在字词、数学测试方面，相貌较佳个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相貌出众的个体，符合“高跟鞋曲线”效应。通过对各年龄段人群的进一步对比发现，与年轻个体相比，中老年样本中相貌出众的个体受到的“奖励”上升，相貌平平的个体受到的“惩罚”也在提高。此外，与城镇居民相比，相貌对于农村居民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推断，除文献中多有涉及的雇主歧视与消费者歧视之外，认知与非认知能力也是相貌影响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渠道之一。

关键词 相貌 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

一 引言

自 Hamermesh & Biddle (1994) 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相貌歧视以来，相貌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效应，愈发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作为美貌经济学

* 陈雨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dewchen@126.com；秦雪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xqin@pku.edu.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573003）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新常态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JDLJB001）的支持。

的开山之作，Hamermesh & Biddle (1994) 利用美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研究发现，相貌较差的人平均小时工资比相貌一般的人低 5% ~ 10% (丑陋罚金)，相貌较佳的人平均小时工资则比相貌一般的人高 4% ~ 8% (美貌溢价)。随后，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如上海、英国和澳大利亚等) 和不同职业 (如律师、销售人员、美国橄榄球四分卫和餐厅服务员等) 的研究都发现了美貌对收入有正向的影响 (Berri et al., 2011; Biddle & Hamermesh, 1998; Borland & Leigh, 2013; Hamermesh et al., 1999; Harper, 2000; Parrett, 2015; Sachsida et al., 2004)。

在中国，“颜值”早已成为人际交往中老生常谈的话题。近两年，媒体相继曝出毕业生为就业而整容、男子因相貌较差而被扣减奖金等事件，引起了社会大众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相貌歧视问题的关注。国内的部分学者也开始研究相貌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效应。费舒澜 (2016)、郭继强等 (2016) 以及刘一鹏等 (2016) 都利用不同的数据发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确实存在美貌溢价与丑陋罚金。

本文认为，一方面，相貌确实可以通过雇主歧视与消费者歧视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比如，雇主可能厌恶雇佣相貌较差的劳动者，即使在生产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为相貌更佳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由此造成相貌较差的人有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收入。过去的研究也大多基于此分析相貌影响劳动者收入的渠道 (Biddle & Hamermesh, 1998; Hamermesh & Biddle, 1994; Ponzio & Scoppa, 2012)。另一方面，相貌还可能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相貌出众的人一般被认为更有能力、更友好，也更容易获得信任，因此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有更大的优势，能形成更高的非认知能力。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相貌出众的个体也可能会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进一步形成更高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说，相貌可能通过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从而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尽管关于相貌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效应和工资效应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于相貌影响就业、收入的渠道的分析主要还是集中在雇主歧视和消费者歧视方面，而对其他渠道的分析较少。大部分研究只是通过控制渠道的代理变量 (如学习成绩、自信、社交能力等) 来净化得到雇主歧视、消费者歧视，由此得出相貌可能通过这些渠道影响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结论 (Benzeval et al., 2013; Fletcher, 2009; Harper, 2000)。本文则希望通过系统性地分析相貌对于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讨论相貌除歧视之外影响劳动者就业、收入的渠道，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从个人角度来看，研究相貌影响收入的渠道有助于个人更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社会角度来看，如果相貌能够影响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

那么相关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貌歧视问题，还应该关注教育等领域的相貌歧视，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本文的结果表明：与相貌一般的个体相比，相貌较佳和相貌出众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平均得分更高，即相貌可以通过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渠道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一是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角度，讨论相貌影响劳动者就业与收入的渠道。如前文所述，目前关于相貌如何影响劳动者就业与收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雇主歧视和消费者歧视的讨论，本文则主要研究了相貌是否能够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进而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二是本文研究相貌对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完善了非认知能力形成机制的研究。目前经济学领域关于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家庭背景的作用，如父母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很少从个人特征方面研究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本文则试图讨论相貌这一个人特征对于非认知能力形成的作用，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三是本文为美貌经济学相关研究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过去的研究中，部分文献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相貌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包括子女的相貌、兄弟姐妹的相貌、配偶的相貌等（刘一鹏等，2016；Cawley，2004）。但这些工具变量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子女、兄弟姐妹的相貌可能与家庭不可观测的因素相关，因此可能会对被解释变量（收入、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等）产生直接影响（Mocan & Tekin，2009）。本文采用访员所访问的相同性别受访者的平均相貌、相同区县受访者的平均相貌作为工具变量，拓展了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与相关数据的处理和统计性描述；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二 文献综述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将个人资本简化为最基本的外壳，即受教育年限（曹浩文、杜育红，2015），绝大多数经济学实证研究也把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关注认知能力的重要性。而由于非认知能力难以界定与测度，同时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人格特质存在不可持久性，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并没有将非认知能力纳入研究范围（何珺子、王小军，2017）。然而认知能力对于个人收入影响的解释力度依然

有限。Mulligan (1999) 在控制学校质量、考试成绩及其他认知能力之后,发现代际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仍有 40% 不能被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没有控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随着心理学对人格特质及非认知能力测量方法和指标的完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探讨非认知能力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关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界定,学界目前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认知能力通常可以从学校课程中学习获得,主要体现在学习成绩上,也包括语言能力、计算能力和记忆力等;非认知能力则是相对认知能力而言,不包括认知能力中的个人特质等其他能力。但是由于非认知能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非认知能力的分类与测量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大五人格——开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外倾向 (extraversion)、随和性 (agreeableness) 和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 (neuroticism or emotional stability) (Barenbaum & Winter, 2008); 内外控制点量表 (Rotter, 1966); 自尊量表 (Rosenberg, 1965) 等。在实证研究中,部分学者还强调了自我期望、自我控制感对于个人在学业及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Gendron et al., 2011)。

目前,关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收益影响的研究已经很多。Lazear (2003)、Mulligan (1999) 和 Murnane et al. (2000) 分别利用不同的样本追踪研究了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表现,结果显示标准化后的数学测试得分对个人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黄国英和谢宇 (2017)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发现,在控制受教育程度之后,以字词、数学、记忆和数字推理测验等测量得到的认知能力对收入仍存在微弱但显著的影响。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 Bowles et al. (2001) 以及 Hunter & Schmidt (2004) 的研究都表明,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相关。Heckman & Rubinstein (2001) 发现,在控制受教育年限和测试成绩等认知能力之后,GED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证书持有者的平均收入低于高中辍学的人,作者认为这是因为 GED 证书持有者具有较低的非认知能力,如毅力和自律性等。Heckman et al. (2006) 发现,自尊对于个人收入有正向作用。Cattan (2011) 的研究则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不同的职业中影响不尽相同:如果劳动者的社交能力提升一个标准差,经理和销售人员的工资将上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会下降,而蓝领工人的工资则不会发生变化。

在美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也通过将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作为控制变量,发现了相貌、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收入之间的相关性。Harper (2000) 在控制个体 11 岁时的学习成绩和 16 岁时的社交能力后发现,外表对收入的影响变小并且不再显著,这说明个体的外貌和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

为老师会更容易关注那些看起来聪明或者具有明显社交能力的学生，比如外貌较佳的学生。Mobius & Rosenblat (2006) 的研究则发现自信可以解释美貌溢价的 20%。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环境是影响个体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何珺子、王小军，2017；Anger & Schnitzlein，2017）。虽然在心理学等领域已有大量研究相貌对于个人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文献（Mares et al.，2010；Zebrowitz & Montepare，2008），但是经济学领域单独对非认知能力形成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的研究也主要关注家庭背景的作用，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李丽等，2017；Duncan et al.，2011；Morris et al.，2005；Sanbonmatsu et al.，2006）。Heckman (2007) 指出，个人非认知技能的形成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函数。Duncan et. al (2011) 和 Morris et al. (2005) 等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和谐都会对个人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但是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大。Duncan et. al (2011) 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还可能通过影响父母的精神压力以及对教育的态度影响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形成。Sanbonmatsu et al. (2006) 利用随机试验研究发现，邻里环境对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很小。李丽等 (2017)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 数据研究了家庭背景对中国中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发现非认知能力受学生家庭阶层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

在已有关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个人收入影响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表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渠道研究相貌如何影响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是有意义的。另外，关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大多只是关注家庭背景的影响，而忽略了个人特征的作用。本文认为，非认知能力如自信、自尊等实际上还受到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影响，相貌作为他人对个体的第一印象，是影响人际交往的关键因素，自然会影响到个人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因此，本文试图在讨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作为渠道解释相貌如何影响收入的同时，探究相貌对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完善关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形成机制的研究。

三 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

(一) 模型设定

本文拟通过分析相貌是否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由此讨论相貌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的渠道。因此，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相貌。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 4 种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包括字词测试得分、数

学测试得分、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和4种非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包括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本文认为,上述能力会影响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Cattan, 2011; Harper, 2000; Lazear, 2003; Mobius & Rosenblat, 2006; Mulligan, 1999; Murnane et al., 2000)。考虑到个体的身材会影响访员对其相貌的评价,身高、体重也常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可能会对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因此本文将身高、体重作为控制变量一并纳入回归模型。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为保证系数的可比性,在所有的回归估计中,控制变量都保持一致。本文具体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y_i = \beta_0 + \alpha_1 beauty_i + x_i \beta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y_i 为被解释变量,即各种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 $beauty_i$ 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相貌; x_i 为一系列其他控制变量; ε_i 为误差项。

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比如家庭成长环境更好的人平均相貌得分可能更高,而成长环境更好的人其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一般也更高(Heckman, 2007)。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互为因果问题,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高的人一般收入也更高,因此他们有能力对外貌进行更多的投资,提高外貌的吸引力(Cattan, 2011; Lazear, 2003)。综上所述,基础计量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受访者的对应访员所访问的所有相同性别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以及所有相同区县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并按照平均相貌得分的分布重新划分为平均相貌一般、平均相貌较佳和平均相貌出众三个等级。首先,虽然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对美貌的评价标准具有一致性,但是对于外貌的评价仍然是一个主观的变量,在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Hamermesh, 2011),访员所访问的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则可以反映访员的审美标准。如果访员所访问的受访者平均相貌较佳,那么他可能会将相貌出众的标准提高,从而影响访员对受访者的外貌评价,即存在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s)(Kenrick & Gutierrez, 1980; Maple et al., 2005)^①。因此受访者对应的访员所访问的所有相同性别

^① 在社会心理学中,对比效应是指个体在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其自我评价水平会背离比较目标的现象(邢淑芬、余国良, 2006)。在部分研究中也利用该效应解释观察者对他人相貌的评价:当观察者观察到一个相貌出众者之后,将降低对其他人相貌的评价;同理,当观察者观察到一个相貌较差者之后,将提高对其他人相貌的评价(Kenrick et al., 1994)。

(或相同区县)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与该受访者的外貌得分是相关的。其次,访员所访问的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更多反映的是访员的审美标准,而并不直接影响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即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定。在后文中,本文也将对工具变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以在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为避免分析的主观性倾向造成弱工具变量问题对估计造成较大的偏差,本文还将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二) 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的数据。CFPS数据中包含访员对于受访者的外貌评分,以及一系列关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测评,如字词测试得分、数学测试得分、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待人接物水平、受信任程度等^①,其中人缘关系和自信程度为受访者自评得分,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为访员评价。由于人的外貌会随着年龄增长发生较大变化,老年人外貌平均得分比年轻人低(Hamermesh, 2011),因此为提高样本的同质性,本文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6, 45)岁。

CFPS调查中访员会为受访者的外貌打分,1分表示很差,7分表示很好。由于访员的审美标准不同,在相邻的等级之间外貌差异可能并不是很大,因此为了减小测量误差以及研究的方便,本文根据相貌原始得分的分布,将受访者的外貌划分为三个等级:相貌一般、相貌较佳、相貌出众。这样划分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排除穿衣打扮等日常行为对个体相貌可能产生的边际影响。一般来说,这一类边际影响较小,不太可能让个体相貌产生质的改变(虽然相貌可以通过整容等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但这一部分人群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同时,由于本文所采用的相貌代理变量为同一访员在一个地区对受访者相貌的相对评价,因此,若是多数受访者均化妆打扮,那么其相貌得分在所有受访者得分分布的相对位置不会发生较大变化。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文

^① 在CFPS调查中,受访者将回答一组词组测试题及数学测试题,获得相应的字词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分。同时,受访者还被询问道“你认为自己的人缘关系有多好?(满分为10分)”、“你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满分为5分)”,本文将其分别作为人缘关系与自信程度的代理变量。另外,访员还对受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回答的可信程度打分,满分均为7分。虽然由访员的评价判断受访者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较为武断,但是本文认为,表达能力、理解能力与其他非认知能力通常通过人际交往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利用访员的评价作为判断依据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数据的限制性,这也是目前相关研究中常采用的方法(黄国英、谢宇, 2017; 刘一鹏等, 2016; Carneiro et al., 2006)。而由测量误差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也试图利用工具变量来修正。

所采用的外貌评价变量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个体的先天外貌水平，该水平将可能在个体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对后天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 CFPS 数据中，受访者的外貌、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均为访员评价，若直接使用同一年份的表达能力（或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受信任程度）对受访者的外貌进行回归，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问题。共同方法偏差是指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造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人为的共变（周浩、龙立荣，2004）。因此，本文将利用 CFPS 2016 年访员对受访者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的评价对 2014 年受访者的外貌得分进行回归，以避免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由同一个访员判断而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 1 为访员对受访者相貌评价得分的分布。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的得分分布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因此在划分相貌等级时，本文直接对总体样本进行划分。由于外貌原始得分为 4 分及以下的样本非常少，因此本文将相貌原始得分为 5 分及以下的定义为相貌一般，将相貌原始得分为 6 分的定义为相貌较佳，将相貌原始得分为 7 分的定义为相貌出众。

表 1 相貌原始得分分布

外貌得分	男性		女性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1	4	0.056	6	0.080
2	31	0.437	30	0.401
3	129	1.818	123	1.645
4	631	8.894	663	8.865
5	1780	25.088	1813	24.241
6	2485	35.025	2669	35.687
7	2035	28.682	2175	29.0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样本来看，在认知能力（字词测试得分、数学测试得分、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待人接物水平、受信任程度）的测评上，男性得分平均略高于女性。为了比较不同相貌的群体在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本文对不同相貌组也分别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男性样本还是女性样本，相貌得分越高的群体平均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得分都更高，特别是在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上得分差异显著。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总体			男性			女性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相貌一般	14574	0.358	0.479	7095	0.363	0.481	7479	0.352	0.478
相貌较佳	14574	0.354	0.478	7095	0.350	0.477	7479	0.357	0.479
相貌出众	14574	0.289	0.453	7095	0.287	0.452	7479	0.291	0.454
身高(米)	14441	1.654	0.081	7072	1.711	0.063	7369	1.600	0.056
体重(公斤)	14469	61.519	11.681	7062	67.305	11.384	7407	56.002	8.980
年龄(岁)	14574	30.972	8.386	7095	31.062	8.392	7479	30.887	8.379
汉族(是=1)	13144	0.904	0.294	6386	0.904	0.295	6758	0.905	0.293
城镇户口(是=1)	14552	0.265	0.441	7085	0.265	0.442	7467	0.265	0.441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13360	0.126	0.332	6437	0.907	0.296	6923	0.153	0.360
受教育程度:小学	13360	0.248	0.432	6437	0.252	0.434	6923	0.245	0.430
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	13360	0.512	0.500	6437	0.534	0.499	6923	0.491	0.500
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	13360	0.114	0.318	6437	0.117	0.322	6923	0.112	0.315
母亲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12378	0.480	0.500	6560	0.509	0.500	5818	0.447	0.497
母亲受教育程度:小学	12378	0.255	0.436	6560	0.228	0.420	5818	0.284	0.451
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	12378	0.248	0.432	6560	0.243	0.429	5818	0.252	0.434
母亲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	12378	0.018	0.132	6560	0.019	0.138	5818	0.016	0.125
从事非农工作(是=1)	14574	0.572	0.495	7095	0.646	0.478	7479	0.501	0.500
在婚(是=1)	14574	0.709	0.454	7095	0.666	0.472	7479	0.749	0.433
健康状况:一般健康	14574	0.487	0.500	7095	0.530	0.499	7479	0.447	0.497
健康状况:比较健康	14574	0.457	0.498	7095	0.424	0.494	7479	0.488	0.500
健康状况:非常健康	14574	0.561	0.230	7095	0.047	0.211	7479	0.065	0.247
字词测试得分(分)	14574	22.550	9.021	7095	22.866	8.380	7479	22.251	9.581
数学测试得分(分)	14574	12.824	5.922	7095	13.264	5.596	7479	12.406	6.187
表达能力(分)	11237	5.865	1.178	5410	5.895	1.165	5827	5.837	1.189
理解能力(分)	11237	6.020	1.060	5410	6.061	1.029	5827	5.982	1.087
人缘关系(分)	14566	7.193	1.719	7092	7.214	1.675	7474	7.174	1.758
自信程度(分)	14566	4.173	0.894	7092	4.201	0.875	7474	4.147	0.911
待人接物水平(分)	11237	5.991	1.054	5410	6.004	1.060	5827	5.979	1.049
受信任程度(分)	11237	6.012	1.071	5410	6.029	1.069	5827	6.002	1.07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3 按性别和相貌分组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描述性统计

性别	变量名	相貌一般			相貌较佳			相貌出众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男性	字词测试得分	2575	20.816	9.017	2485	23.247	8.042	2035	24.997	7.279
	数学测试得分	2575	11.906	5.706	2485	13.557	5.456	2035	14.625	5.233
	表达能力	1921	5.678	1.245	1921	5.958	1.084	1568	6.082	1.118
	理解能力	1921	5.856	1.121	1921	6.128	0.961	1568	6.230	0.949
	人缘关系	2573	7.081	1.740	2485	7.198	1.647	2034	7.403	1.609
	自信程度	2574	4.119	0.909	2485	4.212	0.861	2033	4.291	0.839
	待人接物水平	1921	5.833	1.100	1921	6.040	1.034	1568	6.168	1.010
	受信任程度	1921	5.874	1.111	1921	6.057	1.055	1568	6.184	1.006
女性	字词测试得分	2635	19.217	10.425	2669	22.975	9.096	2175	25.038	7.933
	数学测试得分	2635	10.548	6.380	2669	12.817	5.954	2175	14.152	5.606
	表达能力	2050	5.553	1.297	2055	5.926	1.091	1722	6.068	1.095
	理解能力	2050	5.707	1.230	2055	6.075	0.982	1722	6.199	0.949
	人缘关系	2633	7.083	1.848	2668	7.151	1.739	2173	7.312	1.659
	自信程度	2632	4.073	0.972	2668	4.165	0.889	2174	4.214	0.855
	待人接物水平	2050	5.757	1.131	2055	6.036	0.983	1722	6.178	0.972
	受信任程度	2050	5.772	1.171	2055	6.076	0.997	1722	6.189	0.988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综上所述, 对不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测, 即相貌出众的人获得了更多的“奖励”, 他们可能更容易获得老师的关注, 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交活动、谈判, 也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 从而使得他们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更高, 进而在劳动力市场中也表现更好, 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及更高的工资。但是, 这是否意味着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受到相貌的影响, 而非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 则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四 实证结果

(一) 基础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将认知能力的各个代理变量分别对相貌进行 OLS 回归, 结果如表 4 所示, 相貌较佳的男性其字词测试得分比相貌一般的男性平均高 0.83 分, 而相貌出众的男性得分平均比相貌一般的男性高 1.91 分。与男性相比, 相貌出众的女性受到的“奖励”更大, 相貌较佳的女性其字词测试得分比相貌一般的女性平均高 1.13 分, 相貌出众的

女性则比相貌一般的女性平均得分高 2.12 分。相貌对个体数学测试得分的影响小于对字词测试得分的影响，但仍然十分显著。对男性而言，相貌较佳的男性比相貌一般的男性数学测试得分平均高 0.46 分，相貌出众的男性数学测试得分比相貌一般的男性平均高 0.80 分。相貌对女性数学测试得分的影响与相貌对男性数学测试得分的影响没有较大差别。从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 OLS 回归结果来看，相貌出众的个体其得分显著高于相貌较佳的个体，后者则显著高于相貌一般的个体。同字词测试得分的回归结果一样，与男性相比，相貌对于女性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影响更大。

表 4 认知能力的 OLS 回归结果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978 *** (0.160)	0.831 *** (0.217)	1.132 *** (0.236)	0.460 *** (0.075)	0.456 *** (0.104)	0.448 *** (0.107)
相貌出众	2.013 *** (0.160)	1.905 *** (0.217)	2.115 *** (0.236)	0.774 *** (0.080)	0.800 *** (0.112)	0.709 *** (0.11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012	5320	4692	10012	5320	4692
调整的 R ²	0.493	0.426	0.559	0.730	0.689	0.769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214 *** (0.030)	0.185 *** (0.042)	0.249 *** (0.044)	0.206 *** (0.027)	0.192 *** (0.037)	0.223 *** (0.040)
相貌出众	0.315 *** (0.032)	0.283 *** (0.048)	0.350 *** (0.047)	0.278 *** (0.028)	0.251 *** (0.039)	0.311 *** (0.042)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004	4209	3795	8004	4209	3795
调整的 R ²	0.102	0.077	0.133	0.116	0.092	0.141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系数在 5%、1% 和 0.1% 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总体样本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除了讨论相貌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之外，本文还讨论了相貌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非认知能力如人缘关系、受信任程度等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而相貌则是影响人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均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际交往的关键因素，因此相貌也将影响个人非认知能力的发展。非认知能力对相貌回归的 OLS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总体来看，相貌出众的个体非认知能力得分也较高。但是对于女性样本而言，相貌较佳的个体其人缘关系与自信程度与相貌一般的个体并没有显著差异。

表 5 非认知能力的 OLS 回归结果

	人缘关系得分			自信程度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097* (0.041)	0.136* (0.055)	0.053 (0.062)	0.055** (0.021)	0.070* (0.028)	0.043 (0.032)
相貌出众	0.259*** (0.043)	0.289*** (0.057)	0.222*** (0.065)	0.129*** (0.022)	0.135*** (0.030)	0.125*** (0.03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006	5318	4688	10006	5317	4689
调整的 R ²	0.028	0.034	0.028	0.062	0.075	0.052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157*** (0.028)	0.127** (0.039)	0.191*** (0.039)	0.158*** (0.028)	0.118** (0.040)	0.205*** (0.040)
相貌出众	0.269*** (0.029)	0.233*** (0.041)	0.310*** (0.041)	0.256*** (0.030)	0.231*** (0.041)	0.288*** (0.04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002	4208	3794	8004	4209	3795
调整的 R ²	0.059	0.043	0.080	0.055	0.041	0.07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5%、1%和0.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总体样本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如前文所述，基础 OLS 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受访者对应访员所访问的所有相同性别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以及所有相同区县受访者的平均相貌得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报告了第二阶段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 6、表 7 所示^①。

① 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对相貌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时，内生性检验显示基础 OLS 回归均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没有报告人缘关系、自信程度对相貌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如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表 6 认知能力的 2SLS 回归结果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1.572 ** (0.538)	1.046 (0.733)	2.343 ** (0.787)	0.594 * (0.258)	0.808 * (0.355)	0.444 (0.367)
相貌出众	1.282 *** (0.261)	1.282 *** (0.347)	1.281 ** (0.395)	0.372 ** (0.129)	0.334 (0.175)	0.386 * (0.188)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内生性检验(p 值)	0.002	0.057	0.025	0.000	0.003	0.07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642	0.877	0.406	0.912	0.950	0.691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50.829	84.102	68.317	150.829	84.102	68.317
观测值	10012	5320	4692	10012	5320	4692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319 ** (0.101)	0.307 * (0.137)	0.349 * (0.146)	0.307 *** (0.091)	0.360 ** (0.135)	0.272 * (0.121)
相貌出众	0.463 *** (0.050)	0.391 *** (0.066)	0.541 *** (0.075)	0.406 *** (0.044)	0.472 *** (0.067)	0.463 *** (0.05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内生性检验(p 值)	0.000	0.024	0.001	0.000	0.036	0.001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407	0.310	0.911	0.666	0.885	0.524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30.465	72.812	59.547	130.368	72.812	59.547
观测值	8004	4209	3795	8004	3795	420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系数在 5%、1% 和 0.1% 的水平下显著；表中所报告的结果为 2SLS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总体样本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有回归中，工具变量都满足外生性假定。从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Wald 检验的 F 值都在 10 以上，因此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字词测试得分对相貌进行回归时，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总体样本和女性样本都存在内生性问题；而数学测试得分对相貌回归时，只有女性样本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人缘关系得分、自信程度对外貌回归时，总样本及分组样本都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其他回归中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除男性样本的字词测试得分、女性样本的数学测试得分以及人缘关

系得分和自信程度的所有回归利用 OLS 估计更为有效以外，其他回归中 2SLS 的估计结果更为准确。

表 7 非认知能力的 2SLS 回归结果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总体	男性	女性	总体	男性	女性
相貌较佳	0.170 (0.092)	0.185 (0.126)	0.141 (0.133)	0.376 *** (0.095)	0.340 ** (0.130)	0.413 ** (0.137)
相貌出众	0.470 *** (0.045)	0.395 *** (0.061)	0.558 *** (0.066)	0.431 *** (0.046)	0.343 *** (0.062)	0.530 *** (0.067)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内生性检验(p 值)	0.000	0.001	0.000	0.000	0.003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565	0.729	0.841	0.685	0.862	0.767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30.340	72.746	59.484	130.465	72.812	59.547
观测值	8002	4208	3794	8004	4209	37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代表系数在 5%、1% 和 0.1% 的水平下显著；表中所报告的结果为 2SLS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总体样本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性别。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 年、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与 OLS 结果相比，字词测试得分和数学测试得分的 2SLS 结果表明，OLS 估计方法低估了美貌对相貌较佳的个体的“奖励”，同时高估了美貌对相貌出众个体的“奖励”。而与 OLS 估计结果不同，在处理内生性后，无论是字词测试得分还是数学测试得分都呈现“高跟鞋曲线”效应（郭继强等，2016）^①，即相貌较佳、相貌出众的个体平均字词（数学）测试得分比相貌一般的个体高，但是前者受到的“奖励”更大。而对于其他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来说，相貌出众的个体依然比相貌较佳、相貌一般的个体得分更高。另外，与 OLS 估计结果一致，相貌对于女性的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美貌确实对个体的字词测试得分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学习中老师会更容易关注那些相貌较佳、相貌出众的学生（Harper，2000）。另外，与相貌一般的学生相比，相貌较佳、相貌出众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获得交流的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字词认知能力，这在相貌对表达能力的影响中也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相貌对数学测试得分的影响要远小于对字词测试得分的影响。本文认为，数学认知能力

^① 郭继强等（2016）提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相貌与收入呈高跟鞋曲线”的命题，即美貌总体上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但是相貌出众的个体其美貌溢价没有相貌较佳的个体高。

主要依靠个体的数学推理、计算、测量等能力，这些能力很难通过美貌获得提高的机会。相貌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相貌越出众的男性，他们自信的概率更高，也更可能拥有良好的人缘关系。对于女性而言，只有相貌出众的女性才受到了“奖励”，相貌较佳女性的自信程度、人缘关系与相貌一般的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相貌较佳的女性可能容易受到嫉妒，导致自信程度、人缘关系得分降低，与美貌带来的边际收益相抵消；而相貌出众的女性虽然也可能会受到嫉妒，但是美貌带来的边际收益更大，足以弥补由于他人的嫉妒所带来的损失^①。相貌较佳的个体其待人接物水平与相貌一般的个体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相貌对个体人缘关系的影响。

（二）分年龄段分析

毫无疑问，相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较大的变化，相貌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影响也可能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平均相貌得分会下降，差异也会减小，因此相貌对于中老年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可能小于对年轻人的影响。另外，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随着年龄都可能出现衰减的趋势。但是在中老年相貌依然较佳的个体一般在年轻时相貌也比较出众，因此在青年阶段便可能会享受到美貌带来的“奖励”，比如表达能力更高，更为自信；在中老年阶段，优秀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可以让他（她）有更高的概率获得与别人交流的机会，也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可以延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衰减，甚至进一步提高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比较相貌对不同年龄段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将总体样本按年龄分为 [16, 26)、[26, 36)、[36, 45) 三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表8为分年龄段回归中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认知能力代理变量的回归中，[36, 45)岁样本字词测试得分、[26, 36)岁与[36, 45)岁两组样本数学测试得分、[16, 26)岁样本理解能力得分对相貌回归的估计没有内生性；在非认知能力部分，人缘关系得分、自信程度的各组样本对相貌回归的估计均没有内生性，[16, 26)岁样本受信任程度对相貌的回归中也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表9中我们对具有内生性问题的估计都报告2SLS估计结果，其余均为OLS估计结果。

^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中，自信与人缘关系为受访者自评得分，而表达能力等为访员对受访者的评价。这可能也是造成相貌对自信、人缘关系的影响同相貌对表达能力等的影响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表8 分年龄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内生性检验(p 值)	0.000	0.012	0.616	0.000	0.933	0.6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542	0.288	0.967	0.147	0.813	0.223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07.502	65.093	59.441	31.155	65.093	59.441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内生性检验(p 值)	0.023	0.001	0.000	0.403	0.006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312	0.717	0.639	0.865	0.825	0.968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5.529	58.605	59.011	25.529	58.605	59.011
	人缘关系得分			自信程度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内生性检验(p 值)	0.715	0.749	0.841	0.541	0.838	0.08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570	0.131	0.125	0.081	0.788	0.023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1.105	65.157	67.790	31.155	65.027	67.523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内生性检验(p 值)	0.028	0.003	0.000	0.166	0.000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947	0.254	0.768	0.448	0.682	0.203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5.529	58.474	59.011	25.529	58.605	59.011

注：在利用 [36, 45) 岁样本的自信得分及后文中城镇样本受信任程度对相貌进行 2SLS 回归时，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未能通过过度识别检验，也就是说该工具变量可能为内生的。因此，在这两个回归中，本文均报告 OLS 估计结果。但是由于在其他回归中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均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因此本文认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4 年、2016 数据计算得到。

表9 为分年龄段相貌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在认知能力方面，相貌较佳的年轻人受到的“奖励”最大，而相貌出众的 [16, 26) 岁年轻人的字词测试得分与数学测试得分与相貌一般的年轻人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也与之前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类似。但对 [26, 45) 岁中老年人来说，相貌出众的人其字词与数学测试得分会显著高于相貌较佳的人，后者则显著高于相貌一般的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样本中年龄较大的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年轻人，相貌作为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相貌出众的个体在学习、生活中更易获得交流、实践的机会，所以字词与数学测试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人。随着年龄增大，相貌对表达能力与理解能力影响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即相貌出众的个体在 [36, 45) 岁时受到的“奖励”最大；如果将相貌一般的个

体与相貌较佳个体之间能力测试得分的差距看作相貌一般的个体受到的“惩罚”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大，相貌一般的个体受到的“惩罚”先上升后下降。以相貌对表达能力的影响为例：在 [16, 26) 岁的样本中，相貌出众的人表达能力平均比相貌一般的人高 0.35 分；可是在 [36, 45) 岁的样本中，与相貌一般的人相比，相貌出众的人表达能力得分平均高 0.62 分；而若将相貌较佳的个体同相貌一般的个体相比较可以发现，在 [26, 36) 岁的样本中，相貌一般的个体受到的“惩罚”最大，他（她）们的表达能力得分平均比相貌较佳的个体低 0.69 分。另外，在 [26, 36) 岁的样本中，除数学测试得分以外，相貌对个体其他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服从“高跟鞋曲线”。

在非认知能力方面，相貌对人缘关系和自信程度的影响在 [16, 26) 岁、[36, 45) 岁两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相貌出众的人一般人缘关系也更好，也更加自信；但是对 [26, 36) 岁的样本来说，相貌对自信和人缘关系均没有显著的影响。相貌对不同年龄段个体待人接物水平和受信任程度的影响与相貌对不同年龄段个体表达能力的影响趋势大致相同，在此便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相貌对不同年龄段个体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与年轻个体相比，相貌对中老年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表 9 分年龄段相貌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相貌较佳	3.899 ** (1.210)	1.273 (0.769)	1.290 *** (0.255)	1.855 ** (0.728)	0.328 ** (0.114)	0.443 *** (0.104)
相貌出众	0.688 (0.534)	0.947 ** (0.371)	1.891 *** (0.268)	-0.181 (0.322)	0.684 *** (0.117)	0.531 *** (0.11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45	3666	4201	2145	3666	4201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相貌较佳	-0.279 (0.242)	0.689 *** (0.148)	0.308 * (0.147)	0.122 (0.079)	0.539 *** (0.135)	0.368 ** (0.134)
相貌出众	0.347 ** (0.110)	0.300 *** (0.077)	0.623 *** (0.086)	0.123 (0.074)	0.312 *** (0.067)	0.564 *** (0.07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61	2905	3995	1563	2905	3995

续表

	人缘关系得分			自信程度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相貌较佳	0.032 (0.087)	0.017 (0.066)	0.194** (0.065)	0.047 (0.044)	0.048 (0.034)	0.061 (0.035)
相貌出众	0.309*** (0.087)	0.087 (0.071)	0.364*** (0.069)	0.139** (0.044)	0.062 (0.036)	0.177*** (0.03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44	3663	4199	2145	3665	4196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16, 26)	[26, 36)	[36, 45)	[16, 26)	[26, 36)	[36, 45)
相貌较佳	-0.268 (0.222)	0.424** (0.138)	0.190 (0.132)	0.146 (0.081)	0.644*** (0.144)	0.412** (0.137)
相貌出众	0.236* (0.095)	0.376*** (0.070)	0.657*** (0.076)	0.177* (0.075)	0.331*** (0.071)	0.552*** (0.079)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561	2905	3995	1563	2905	39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5%、1%和0.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城乡分样本分析

本文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对于美貌评价的严苛程度以及对相貌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同，相貌对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也就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城镇样本与农村样本分别进行分析，以讨论相貌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作为人力资本的差异性。

表 10 城乡分样本回归中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内生性检验(p 值)	0.125	0.000	0.374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117	0.181	0.709	0.757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4.637	114.934	34.637	114.934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内生性检验(p 值)	0.035	0.002	0.114	0.001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072	0.270	0.068	0.91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8.631	99.604	28.631	99.604

续表

	人缘关系得分		自信程度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内生性检验(p 值)	0.125	0.000	0.374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117	0.181	0.709	0.757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34.637	114.934	34.637	114.934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内生性检验(p 值)	0.000	0.000	0.004	0.000
Hansen J 统计量(p 值)	0.190	0.643	0.004	0.278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8.631	99.604	28.631	99.60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 11 相貌对城乡居民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字词测试得分		数学测试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相貌较佳	0.996 ^{***} (0.256)	2.270 ^{***} (0.643)	0.371 ^{**} (0.137)	0.799 ^{**} (0.296)
相貌出众	1.574 ^{***} (0.252)	0.890 ^{**} (0.357)	0.515 ^{***} (0.138)	0.267 (0.16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89	7223	2789	7223
	表达能力得分		理解能力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相貌较佳	0.258 (0.215)	0.320 ^{**} (0.115)	0.118 [*] (0.060)	0.318 ^{**} (0.103)
相貌出众	0.349 ^{***} (0.083)	0.490 ^{***} (0.063)	0.209 ^{***} (0.056)	0.438 ^{***} (0.05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64	5840	2164	5840
	人缘关系得分		自信程度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相貌较佳	0.077 (0.077)	0.110 [*] (0.048)	0.049 (0.042)	0.057 [*] (0.025)
相貌出众	0.222 ^{**} (0.076)	0.273 ^{***} (0.052)	0.129 ^{**} (0.041)	0.124 ^{***} (0.02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89	7223	2789	7223

续表

	待人接物得分		受信任程度得分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
相貌较佳	0.009 (0.207)	0.223 [*] (0.104)	0.096 (0.065)	0.351 ^{***} (0.106)
相貌出众	0.403 ^{***} (0.077)	0.471 ^{***} (0.057)	0.196 ^{**} (0.061)	0.465 ^{***} (0.058)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64	5838	2166	584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系数在5%、1%和0.1%的水平下显著；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身高、体重、母亲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受教育程度、从事非农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省份等。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10为城乡分样本回归中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结果。表11为分城乡样本相貌对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我们对具有内生性问题的估计都报告2SLS估计结果，其余均为OLS估计结果。

总体来看，与城镇个体相比，相貌对农村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相貌一般的个体在农村样本中受到的“惩罚”显著高于城镇样本中相貌一般的个体受到的“惩罚”。以表达能力得分为例，城镇样本中，相貌一般的个体其表达能力得分与相貌较佳的个体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农村样本中，相貌一般的个体其表达能力得分比相貌较佳的个体平均低0.32分。另外，农村中相貌出众的个体受到的“奖励”一般也更大。本文认为，教育是影响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与城市相比，农村个体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那么其他因素对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作用则更为凸显，因此美貌对农村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作用也就更大。

五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讨论了相貌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结果显示，美貌确实会对个体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带来积极的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Fletcher, 2009; Mares et al., 2010）。对于字词、数学测试得分，相貌较佳个体的得分显著高于相貌出众的个体，该结论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外貌与收入之间所存在的“高跟鞋曲线”效应。除字词与数学测试得分以外，相貌出众的个体其认知能力

与非认知能力得分均显著高于相貌较佳的个体，后者则显著高于相貌一般的个体。此外，相貌对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分年龄段的分析结果来看，与年轻个体相比，中老年样本中相貌出众的个体受到的“奖励”上升，相貌平平的人受到的“惩罚”也在提高，即相貌对中老年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大。另外，与城镇个体相比，相貌对农村个体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认为，相貌影响个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相貌本身确实会影响他人对个体的评价。相貌出众的人一般被认为更加健康、友好，更有能力，也更容易获得信赖，他们在社交互动中常被更积极对待（Zebrowitz & Montepare, 2008）。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相貌较差的人存在统计性歧视，即认为身体不健康、不友好等具有其他负面特征的人一般相貌都不出众，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潜意识就会对相貌不同的人有差异性的评价——对相貌出众的人评价更为积极，而对相貌较差的人评价则更为消极（Mares et al., 2010）。基于此，相貌出众的人在社交互动中将占据更大的优势，更容易获得正向评价，也更多获得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机会。在学校中老师对相貌出众的学生也潜意识地更为关注，有更高的期望（Gordon et al., 2013）。所以，相貌出众的个体其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相比相貌较差的个体会显著提高。

二是存在“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如上文所述，相貌出众的人一般会被认为更加友好、更有社交能力、甚至更加聪明，但是这并不是相貌出众的人天生就具备的特征。因此，为了维持他人对自身积极的评价，相貌出众的人可能会表现得友好，在社会交往中也更积极，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中以实现他人的期望，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即相貌出众的人获得正向评价，同时也自我实现这些预言。相反，相貌较差的人则更可能变得消极（Gordon et al., 2013; Zebrowitz & Montepare, 2008）。

通过本文的结果，我们可以推断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美貌溢价与丑陋罚金的原因除了雇主歧视与消费者歧视以外，还可能由相貌通过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渠道所造成的：如同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一方面相貌可以直接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影响劳动者的生产力，进而影响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另一方面，相貌也可以作为个人能力的信号，特别是作为代表人际技能的非认知能力的信号，当雇主无法观测到劳动者个人能力时，可以通过观测劳动者的相貌进行甄别。

相貌对个人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多反映的是早期教育和人际交往中的相貌歧视带来的个人能力差异，因此相关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

貌歧视问题，还应该关注教育中的相貌歧视。如前文所述，在劳动力市场中相貌出众的劳动者有更高的收入并不能完全归结于歧视，还可能是因为其本身生产能力更高，而后者对社会效率并不会造成损失。但是在早期教育阶段中的相貌歧视则会造成社会效率损失，因此家庭、学校等需要关注相貌较差的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减少由于相貌歧视所带来的个人能力的差异。对个人而言，适当地对相貌进行投资并非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反而是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另外，尽管相貌会影响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但是投资于相貌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于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教育来提高个人能力，进而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 曹浩文、杜育红（2015），《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技能：定义、分类与测量》，《现代教育管理》第3期，第55-61页。
- 费舒澜（2016），《美貌者进入了高收入职业吗》，《劳动经济研究》第6期，第92-106页。
- 郭继强、费舒澜、林平（2016），《越漂亮，收入越高吗？——兼论相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经济学（季刊）》第1期，第147-172页。
- 何珺子、王小军（2017），《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教育回报率——基于国际成人能力测评项目的实证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第5期，第66-74页。
- 黄国英、谢宇（2017），《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青年劳动收入回报的影响》，《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第56-64页。
- 李丽、赵文龙、边卫军（2017），《家庭背景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教育发展研究》第1期，第45-52页。
- 刘一鹏、郑元、张川川（2016），《长得好有高收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貌歧视问题研究》，《经济评论》第5期，第83-95页。
- 邢淑芬、俞国良（2006），《社会比较：对比效应还是同化效应》，《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第944-949页。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第

6 期，第 942 – 950 页。

- Anger , Silke & Daniel Schnitzlein (2017) . Cognitive Skills , Non-Cognitive Skills , and Family Background: Evidence from Sibling Correla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 30(2) , 591 – 620.
- Barenbaum , Nicole & David Winter (2008) . History of Modern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liver John , Richard Robins & Lawrence Pervin (eds.) ,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pp. 3 – 26.
- Benzeval , Michaela , Michael Green & Sally Macintyre (2013) . Does Perceive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Adolescence Predict Bett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in Adulthood? Evidence from 20 Years of Follow Up in a Population Cohort Study. *PLoS One* , 8 (5) , e63975.
- Berri , David , Rob Simmons , Jennifer Gilder & Lisle O'Neill (2011) . What Does It Mean to Find the Face of the Franchis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the Evaluation of Athletic Performance. *Economics Letters* , 111(3) , 200 – 202.
- Biddle , Jeff & Daniel Hamermesh (1998) . Beauty , Productivity , and Discrimination: Lawyers' Looks and Lucr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16(1) , 172 – 201.
- Borland , Jeff & Andrew Leigh (2013) . Unpacking the Beauty Premium: What Channels Does It Operate Through , and Has It Changed Over Time? *Economic Record* , 90 (288) , 17 – 32.
- Bowles , Samuel , Herbert Gintis & Melissa Osborne (2001) . The Determinants of Earnings: A Behavioral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39(4) , 1137 – 1176.
- Carneiro , Pedro , Claire Crawford & Alissa Goodman (2006) . Which Skills Matter? *CEE Discussion Paper* , No. 59.
- Cattan , Sarah (2011) . Heterogeneity and Selec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PhD diss. , Economics Department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awley , John (2004) . The Impact of Obesity on Wag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 39 (2) , 451 – 474.
- Duncan , Greg , Pamela Morris & Chris Rodrigues (2011) .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 Estimating Impacts of Family Income on Young Children's Achievement with Data from Random-Assignment Experim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47(5) , 1263 – 1279.
- Fletcher , Jason (2009) . Beauty vs. Brains: Early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High School

- Graduates. *Economics Letters* , 105(3) , 321 – 325.
- Gendron , Brian , Kirk Williams & Nancy Guerra (2011) . An Analysis of Bullying among Students within Schools: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Normative Beliefs , Self-Esteem , and School Climate.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 10(2) , 150 – 164.
- Gordon , Rachel , Robert Crosnoe & Xue Wang (2013) .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Assets and Distractions.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 78(6) , 1 – 137.
- Hamermesh , Daniel (2011) . *Beauty Pays: Why Attractive People Are More Successfu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mermesh , Daniel & Jeff Biddle (1994) . Beauty and the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84(5) , 1174 – 1194.
- Hamermesh , Daniel , Xin Meng & Junsen Zhang (1999) . Dress for Success——Does Priming Pay? *Labour Economics* , 9(3) , 361 – 373.
- Harper , Barry (2000) . Beauty , Stature and the Labour Market: A British Cohort Stud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62(S1) , 771 – 800.
- Heckman , James (2007) . The Economics , Technology , and Neuroscience of Human Capability Form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04(33) , 13250 – 13255.
- Heckman , James & Yona Rubinstein (2001) . The Importance of Noncognitive Skills: Lessons from the GED Testing Progr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91(2) , 145 – 149.
- Heckman , James , Jora Stixrud & Sergio Urzua (2006) .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24(3) , 411 – 482.
- Hunter , John & Frank Schmidt (2004) . *Methods of Meta-Analysis: Correcting Error and Bias in Research Findings (2nd ed.)* . Thousand Oaks , CA: Sage Publications.
- Kenrick , Douglas & Sara Gutierrez (1980) . Contrast Effects and Judgmen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When Beauty Becomes a Social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38(1) , 131 – 140.
- Kenrick , Douglas , Steven Neuberg , Kristin Zierk & Jacquelyn Kronen (1994) . Evolu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 Contrast Effects as a Function of Sex , Dominance , and Physical

- Attract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20(2) , 210 – 217.
- Lazear , Edward (2003) . Teacher Incentives.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 10 (2) , 179 – 214.
- Maple , Jenny , Katherine Vig , F. Michael Beck , Peter Larsen & Shiva Shanker (2005) . A Comparison of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Facial-Profile Attractive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dontics and Dentofacial Orthopedics* , 128(6) , 690 – 696.
- Mares , Suzanne , Rebecca de Leeuw , Ron Scholte & Rutger Engels (2010) . Facial Attractiveness and Self-esteem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 39(5) , 627 – 637.
- Mobius , Markus & Tanya Rosenblat (2006) . Why Beauty Mat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96(1) , 222 – 235.
- Mocan , Naci & Erdal Tekin (2009) . Obesity , Self-esteem and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 No. 15101.
- Morris , Pamela , Greg Duncan & Elizabeth Clark-Kauffman (2005) . Child Well-Being in an Era of Welfare Reform: The Sensitivity of Transitions in Development to Policy Chang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 41(6) , 919 – 932.
- Mulligan , Casey (1999) . Galton versus the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Inherit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07(S6) , 184 – 224.
- Murnane , Richard , John Willett , Yves Duhaldeborde & John Tyler (2000) . How Important Are the Cognitive Skills of Teenagers in Predicting Subsequent Earning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19(4) , 547 – 568.
- Parrett , Matt (2015) . Beauty and the Feast: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Beauty on Earnings Using Restaurant Tipping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 49 , 34 – 46.
- Ponzo , Michela & Vincenzo Scoppa (2012) . The Good , the Bad , and the Ugly: Teaching Evaluations , Beauty and Abilitie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University of Calabria , Working Paper , No. 04 – 2012.
- Rosenberg , Morris (1965) .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tter , Julian (1966) .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 80(1) , 1 – 28.
- Sachsida , Adolfo , Adriana Dornelles & Carlos Mesquita (2004) . Beauty and the Labor

Market – Study One Specific Occupati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505742.

Sanbonmatsu, Lisa, Jeffrey Kling, Greg Duncan & Jeanne Brooks-Gunn (2006). Neighborhood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Results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1(4), 649–691.

Zebrowitz, Leslie & Joann Montepare (2008).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e Perception: Why Appearance Matter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3), 1497–1517.

The Effects of Appearance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Evidence from CFPS

Chen Yulu & Qin Xuez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4 and 201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ppearance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with outstanding looks a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compared to those with above-average looks, while the latter have stronger such abilities than individuals with average looks. However, for literacy and mathematics test scores, the individuals with above-average looks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with outstanding look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 heel curve” hypothesis. Through further comparisons across age groups, we find that the reward of appearance gets stronger for older age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urban residents, the impacts of appearance are stronger for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imply that physical appearance could affect labor income by influenc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well-studied employer discrimination and consum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literature.

Keywords: physical appearance, cognitive ability, non-cognitive ability

JEL Classification: J19, Z19, D31

(责任编辑: 西 贝)